

文白对照

中国历代从政名著全译

官
典

吉林人民出版社

PDG

目 录

实政录

前言	3	实政录卷四	146
序	4	实政录卷五	202
实政录卷一	7	实政录卷六	235
实政录卷二	52	实政录卷七	299
实政录卷三	107		

从政遗规

前言	323	从政遗规卷之上	327
从政遗规序	324	从政遗规卷之下	415

在官法戒录

前言	515	在官法戒录卷之二	552
在官法戒录序	516	在官法戒录卷之三	605
在官法戒录卷之一	519	在官法戒录卷之四	661

图民录

前言	703	图民录卷二	729
原序	704	图民录卷三	755
礼部祠祭司至事易斋袁公 墓志铭	705	图民录卷四	788
图民录卷一	707	跋	810

佐治药言

前言	815	佐治药言	817
----------	-----	------------	-----

续佐治药言

前言	845	续佐治药言	847
----------	-----	-------------	-----

学治臆说

前言	865	学治臆说卷上	869
序	867	学治臆说卷下	895

学治续说

前言	927	跋	954
学治续说	929		

学治说贅

前言	957	学治说贅	959
----------	-----	------------	-----

蜀僚问答

前言	973	蜀僚问答	975
----------	-----	------------	-----

自 历 言

前言	999	自历言序	1001
自历言叙	1000	自历言	1003

实政录

[明] 吕 坤 撰
王秀梅 等译
泓 泽

前　　言

《实政录》系明代吕坤撰。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新吾，晚号抱独居士，河南宁陵人。历任襄垣、大同知县，山东参政，山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山西巡抚，刑部侍郎等职。立朝持正，为官清廉，因而为小人所不容。致仕居家，即以读书讲学、著书立说为己任，还撰有《呻吟语》、《去伪斋集》等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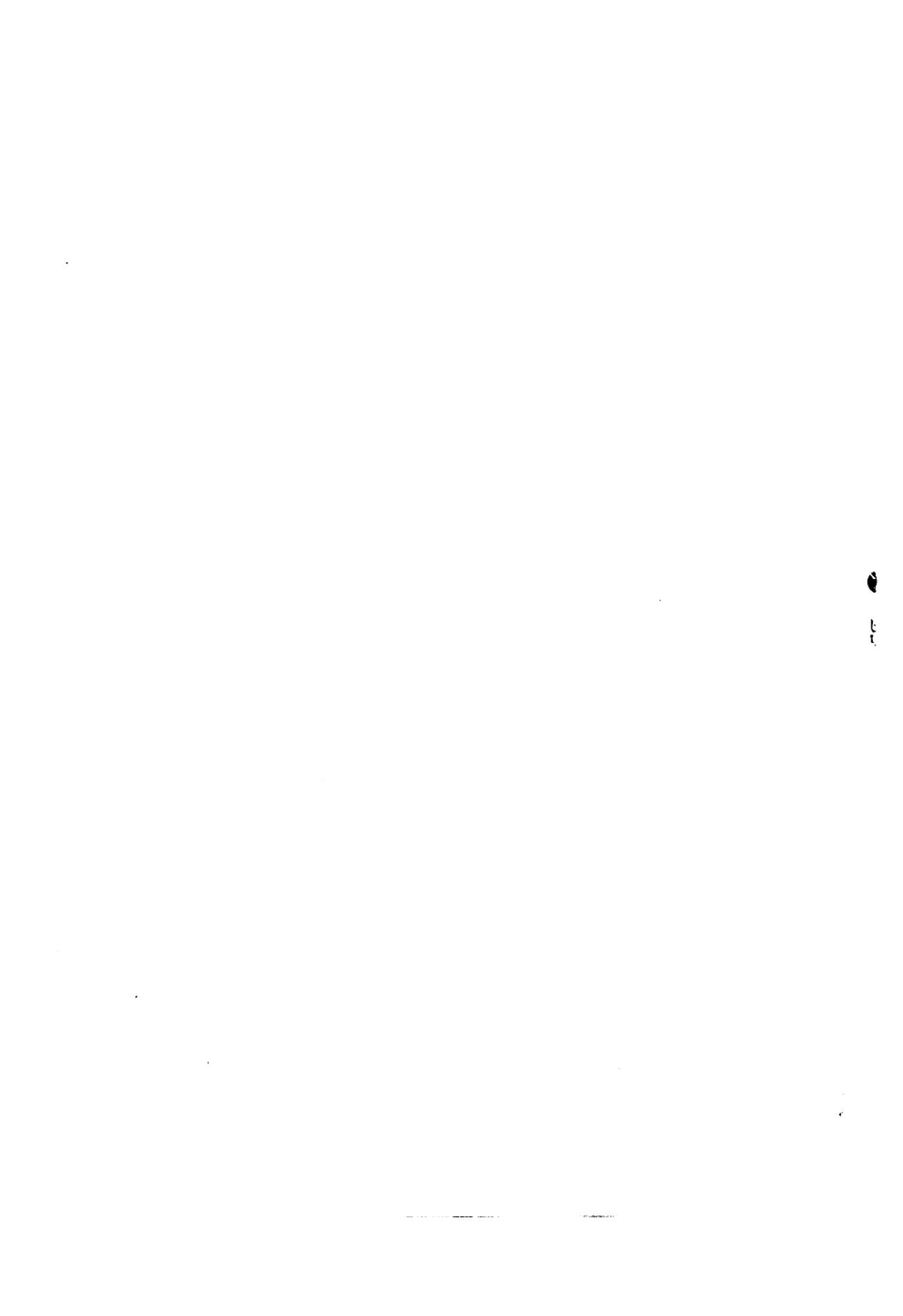
《实政录》主要辑录了吕坤任职期间所颁布的一些告谕和约令，内容有明职、民务、乡甲约、风宪约、狱政五部分。吕坤认为，为政之要，首在明职，因而在“明职”一卷历述各级官吏的职责，并指出可能产生的弊病及防止弊端的方法。“民务”卷主要讲养民、教民和治民的具体措施，如积储仓谷、收养孤老、赈济饥荒、振举医学、修举学校、禁约风俗等，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周到细密的施行办法。“乡甲约”卷，讲明治理乡村的具体办法。“风宪约”卷，对监察部门规定了具体的实施条款。“狱政”卷，对监狱和囚徒的管理规定了种种既严厉又体恤的办法。以上都体现了吕坤爱民、重民的民本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实政录》也成为后世官吏为官从政的范本。

序

《大学传》释“治平”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至论“洁矩大道”，曰：“忠信以得之。”盖王道本于诚意，保苍赤，安社稷，非可以声音笑貌为也。士君子遭时遘主，孰不亟自表建，以为国为民居然自命。顾忠信未豫，心实不诚，一膜之外，已成秦、越，乌能以实心行实政，喫咻生民而登之上理乎？惟我吕先生，天中大贤，得伊、洛直传，所著有《呻吟语》，发明六经孔、孟之学，天德王道，渊源于中，居恒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一念民胞物与，真可盟幽独而格鬼神者。比其在铨部也，操人伦之鉴式，序在位，至贵要矣，乃慨叹曰：吾人济时行道，必先亲民。遂力求外补，一意安民之政。自保厘山以东，及镇抚山以西，朝夕焦劳，惟恐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故诸所措注，靡匪加意苍赤者。惧民啼饥号寒也，教之垦荒田、兴水利、树桑枣、养五孳，其所以殷殷恳导众利而布之下者，必欲家给人足而心始慰。惧茕民无告也，为之岁给粟布，时加存问。即瞽目残肢，俾各专一艺以资其身。乞丐之流，亦冬有生房，房有布被，期穷民举无失所。惧荒歉为民灾也，纸赎无碍，尽数余谷，贮预备仓，而又募民出粟，益以官廩，俾在在皆立社仓，遇有水旱不能为灾。惧盗贼戕吾民也，而申饬保甲之法。惧淫邪荡吾民也，而讲明乡约之法。惧冤枉害吾民也，而设为平反之法。惧奢靡损吾民也，而崇尚节俭之法。又惧有司之弗毖或至殃吾民也，指陈在公之事，正色而告之，于是乎著为《明职》、《民务》、《乡甲约》、《风宪约》、《狱政》诸书，颁布诸司，共期惠养黎元，以臻上理。盖先生爱民真如保赤，一猷念，一政事，设诚而力行之，故胪分畛列，戛戛乎其言之也。不佞炳令东鲁、晋中，受知先生最深且久，实铲冶而陶铸之，大惧弗克奋树，负特达之遇。兹奉命按楚，职属风宪，益不易称，日惟兢兢凜凜，循先生书，布之

政令，用广其泽，所以报也。而徐自考，曾不能万分一，然务实而耻为文，此其大旨则奉若蓍蔡已。秦越人之禁方已人之疾矣，必请而传之，以所求博也。是书乌可以弗传？爰校而刻之，总名之曰《实政录》。宇宙之广，必多笃学好修留心当世者，缘先生之迹而神明之，太平可致也，岂曰小补之哉！

万历戊戌季春巡按湖广监察御史燕赵门生赵交炳谨序。



实政录卷一

明 职

朝廷设官分职，衙门各命以名。百司庶府各顾名而思职，缘职而尽分。人人皆满其分量，而天下无事矣。今天下无一事不设衙门，无一衙门不设官，而政事日隳，民生日困，则吾辈溺于其职之故也。呜呼！何可道哉？乃发明职掌，申饬大小职官，终日思其所行，经岁验其成效，称职乎不称职乎？子夜点检，自慊自愧，必有独得者，奚俟喋喋乎余言。万历壬辰秋，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宁陵吕坤书。

朝廷设官分职，各衙门都有命名，政府各部门的官吏看到衙门的名称就会想到其职责，根据职责而尽到应负的责任，人人都尽到自己的责任，天下就太平无事了。现在天下没一件事不设衙门，没有一个衙门不设官吏，但朝政日益衰败，民众生活日益穷困，这就是我们这些官吏没有尽到职守的缘故。唉！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于是阐明各级官吏的职责，告诫大小官员，要终日想着自己所干的政事，经过一年检验成效，想想是称职呢还是不称职，夜半检查反省一下，自己内心有愧疚之情，必然会有收益，哪里还用我喋喋不休地说呢！万历壬辰年秋，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宁陵吕坤书。

吏承出身

杂职小官，多出于吏员承差。夫吏承上纳大小行头，供役司府州县。房中案牍，止尾承行之名；堂上应答，类多奔走之事。通明律例者不多，练达政事者甚少。文书靠积年书手，招拟托惯弊主文。借公衙以支门户，缘私贿以养身家。三考甫完，而此心久坏；一官初授，而惟利是图。岂无贤人君子秉正持廉？要之千百中十一耳。呜呼！官多卑吏，吏亦自

杂职小官，大多出身于吏员承差。那些吏员承差向上司提供各行业的大小行头，供司府州县使役。书房中的案卷文书，他们只作些传传送送的事；庭堂中的应答，也只是跑跑腿而已。精通法律条令的人不多，对政事通达干练的人更少。写文书依靠有多年经验的书手，拟各种简册委托惯于作弊的主文。凭借公家的衙门来支持自家的门户，靠着私下的贿赂来养家糊口。三次考绩完毕，这些吏员承差已人心大坏；刚得到一官半职，只知惟利是图。其中难道没有贤人君子执政廉洁公正？大体说来千百人中也只有十分之一而已。唉，官吏中多有卑下的小吏，这些小吏也自

卑。朝廷一切事体，未有言官不言吏者。如文移，则言仰某衙门官吏；如参谒，则言官吏作揖；如示仰，则言官吏人等。吏何尝卑哉？倘念上纳之费，所值几何？终身优免，无一非百姓膏脂；所在荣光，何者非朝廷体面？今日得做一官，是我报效之日。俸禄虽薄，比吏自然略厚；升迁虽小，好官定是途长。况上司耳目察尔独精，但有一长，无不培植。本院荐人惟论才贤，不拘资格。努力自爱，无负教言。

卑自践。朝廷的一切事体，没有说到官而不说吏的，如公文笺表，则说仰仗某衙门官吏；如参见进谒，则说官吏作揖；如表示仰慕，则说官吏人等。吏的地位何尝卑下呢？如果想一想，向上交纳的费用，所值多少呢？可以终身享受免除徭役赋税的优待，这些哪一点不是民脂民膏呢；你所享受的荣光，哪一点不是朝廷给你的体面？今天当上一个官，正是我报效朝廷之日。俸禄虽然不多，比小吏自然略厚；升迁虽然不高，当个好官定然前途远大。况且上司耳目考察这些小官很精细，但凡有一特长，没有不栽培的。都察院举荐人只论才能人品，不论资格。望努力自爱，不要辜负我的教导。

仓官之职

朝廷钱粮，黎庶膏血，攒零合整，积在仓中，凶荒可以活万姓之生，征讨可以济三军之急。为仓官者，收时要极干极净，量时要极早极平。仓中之地，务使干燥，上防雨湿，下防水浸。晾窗常要透风，又要编竹小孔，以防雀入。墙壁常要坚塞，又要铺板糊灰，以防鼠盗。盛暑连阴之月，稟讨官钥，将谷翻上倒下，务必使薰蒸湿热之气得以宣泄。每岁如此三番，米谷自不红腐。至出放之时，升合不欠。出纳之数，册籍要明。如此做官，人人都作颂声，事事都显能干，上司自然喜悦，前程自然远大。

而今做仓官的，地湿房漏，全然不理；雀食鼠盗，与我无关。只愁妻子贫穷，只恨钱财不得。

朝廷的钱粮，都是黎民百姓的膏血，攒零合整，储积在仓中，遇到凶荒之年可以使万姓得以生存，遇到征战讨伐，可以解救三军的急需。担任仓官的，收粮时要极干极净，称量时要极早极平。粮仓的地，一要干燥，上防漏雨，下防水浸。窗户常要透风，又要用竹篾编成小孔，防备鸟雀入内。仓房墙壁要坚固，又要铺上木板，抹上糊灰，防备鼠盗。盛暑连阴天气，稟明上司，要来钥匙，开仓把谷物翻上倒下，务必使薰蒸湿热之气得以宣泄。每年这样翻倒三次，米谷自然不会发霉腐烂。到放谷的时候，不会有升合欠缺。出纳的数目，在册籍上要记载明白。如此做官，人人都会赞扬，事事都显出能干，上司自然喜悦，本人前程自然远大。

但是现在做仓官的，地湿房漏全然不管，雀食鼠盗与自己无关，只是发愁自己妻儿贫穷，只恨自己钱财不获。收谷时刁难纳户，数日不收；及至常例钱收足了，湿秕粮谷也都滥收。还

收时刁难纳户，数日不收；及至常例满足，滥收湿租。又有一等作奸之人，计算在仓斗头加耗，共余若干，却通纳户半折银钱，两图便宜。至于出放之时，短升少合，零取碎侵，无所不至。不思朝廷设仓官，岂为仓官哉？不忍一年贫苦，致坏一世前程。仔细思量，真是可惜。本院留心采访，必不亏你好官，敬听吾言，大家勉励。

有一种作奸的人，算计在仓斗上加耗损，共余若干，却串通纳户折成银钱，两图方便。至于放谷之时，短升少合，零取碎侵，无所不至。不想朝廷设立仓官，难道只是为仓官个人吗？不能忍受一年的贫苦，以至坏了一生的前程。仔细想来，真是可惜。本院留心采访，必然不会亏待那些好官，希望你们敬听我言，大家相互勉励。

巡检之职

巡检之设，原为盘诘奸细，查问逃亡，缉捕盗贼，关防诈伪。弓兵要选精壮，枪刀要常演习。山川险隘到处巡逻，村落居民全无骚扰。使军民商贩得以自在通行，盗贼奸徒不敢公然来往。如此三年，方为称职。北方巡检，委实贫寒。有在荒山野岭之中，或居人稀路僻之处，妻子不得宽绰，钱财无处从来。但既做寒官，须安穷分，果能有功无过，自得上考优升。

而今作巡检的，弓兵不问壮衰，器械不求坚利，武艺全不操演，囚盗全不缉拿。却又索弓兵常例，甚者一半折干。扰害居民，刁难过客，驴驮挑担者不止十分抽一，作贾为商者平白指称为盗。是增一巡检，添一伙强贼，一毫无益于地方，万分有害于黎庶。以后遵守法度能尽职业者，分外

设立巡检的官，原本为了盘诘奸细，查问逃亡，缉捕盗贼，防备诈伪。弓兵要选精壮的人，枪刀要经常演习。在山川险要之处要到处巡逻，对村落居民不要骚扰。使军民商贩都能自在通行，盗贼奸徒不敢公然来往。三年连续如此，方为称职。北方的巡检官，确实贫寒，有的处在荒山野岭之中，有的住在人稀路僻之处，妻儿生活不能宽绰，钱财没有来处。但是既然已当了穷官，就要安贫守职，如能做到有功无过，自然会得到上考而升迁官职。

现在当巡检的，选弓兵不管强壮衰老，兵器不求坚利，武艺也不操练，囚犯盗贼也不缉拿。却又索要弓兵的常例钱，甚而一半入了自己腰包。扰害居民，刁难过客，对驴驮挑担的人不只十分抽一，将商贾之人平白指为盗贼。这样，增加一个巡检，等于添了一伙强盗，对地方无一毫益处，而对黎民百姓却万分有害。以后，对能够遵守法度而又能尽职守的巡检，要分外奖励，对上等的一并推荐表扬。对仍旧害民不改的，访知定将捉拿问罪。如果落个有家难还，妻子流离失

奖励，上等者一体荐扬。仍旧殃民不改者，访知定行拿问。使家乡难还，妻子流落，有甚好处？试自思之。

所，有什么好处？请自己想一想。

驿递之职

仓巡看驿递，谓之热闹衙门，以为美缺。盖驿递衙门，路当冲要，常见上官，年貌才能容易显露，钱粮出入常得自由。不知你每也有苦处：站银急支不来，过客急送不起，怒夫马之不齐者，不管死活；恨供具之不丰者，尝加责骂。上司之公差不免凌索，监中之囚犯每费关防。

但官穷不过人夫，官累不过骡马。做驿丞大使的，重索马头常例，一不遂心，便派苦差；过取徒夫面银，一不如意，便加凌虐。以官钱放债，领银则加倍扣还，致贫夫常受饥寒。指过客为名，开销则半属冒破，而站银多入囊箧。徒夫有钱者卖放，有力者保放，纪法荡然。马骡无钱者多差，有势者不差，公道灭矣。或私衙日索小菜下程，或家人私送秋风人事，或受居民词讼，或与娼妇奸淫，种种弊端，事事可恨。

不知近来上司耳目，专是寻你小官，百姓口嘴也只奈何小官。一经访察，或被告发，戒饬的也是你，赶逐的也是你，拿问的也是你。不如小心谨守，多做几年，

仓官、巡检看驿递的职位，以为是热闹衙门，是个美缺。驿递衙门，当冲要之地，常能见到上级官员，自己的年貌才能容易显示出来，钱粮的出入能够自由掌握。但是不知你们驿递也有苦处：驿站的银两急支不来，过往客人急送不起。过往客人对夫马不齐大为光火，而不管他们的死活；怨恨供给不丰盛，常加责骂。上司的公差也不免凌夺勒索，服役的囚犯也需要防范。

但官再穷也穷不过夫差，官再累也累不过骡马。做驿丞大使的，还要加重索要马头常例钱，一不遂心，便派苦差；过多地收取徒夫的见面银，一不如意，便加凌虐。用官钱放债，借债的夫差领工钱时则加倍扣还，致使贫穷的差人常处饥寒之中。用过客的名义，开销的银两多半为冒领，驿站的银两大多入了驿递官的私囊。服役的徒夫，有钱的买通了驿递官被放走，有力的找人保释，使国家纪法荡然无存。驿递用的马骡，没钱人多出差，有势的不出差，公道泯灭。有的驿递官自己家中的菜蔬等物也向役夫索要，有的家人亲属私下送礼参与公事，有的受理居民的词讼，有的与娼妇奸淫，种种弊端，事事可恨。

这些人还不知，近来上司的耳目专门盯着你们这些小官，百姓议论上告的也是这些小官。一经访察，或被告发，被戒饬的是你，被赶逐的也是你，被拿问的也是你。不如小心谨慎忠于职守，多干几年，再转两任，长短一算，名利两得。现在世道清明，何尝亏待那些好官呢！

再转两任，长短算来，名利两得。
而今世道清明，何尝亏枉好官哉！

税课司之职

夫百工之事，百货之通，以有易无，本为民便，故古者讥而不征。今税课设官，一则收余利以充国家之用，一则征商贾以抑逐末之人，虽非正大公平，犹不苛刻纤细。近日巡拦及集头老人，抽税将小民穷汉，卖鸡鸭，携箬帚、匹布上街，担筐入市，无不抽税。油行既税店又税油，屠行既税生又税死。有司官指此为科敛之媒，巡税官指此为攘夺之具。针头削铁，所余几何？树剥重皮，岂能堪命？如此刻剥贫民，何异盗贼抢夺？且税课原无定数，税钱岂尽报官？割众家之肉，安自己之身，天灾人祸，岂肯宽饶？

本院原有禁约，但有违犯，定行拿问追赃，毋悔。呜呼！有司若肯清廉，其所以钤制关防不患于无法，不然税课巡拦且得借我以肥其身。所得几何，而恶名皆我受矣？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百工的事情，百货的流通，以有换无，本来是为民方便，因此自古以来看不起这些职业而不征税。现在设立了收税官，一是收取税银以补充国家的费用，一是征收商贾的税来抑制那些不从事农耕的人，虽然谈不上正大公平，但还不能说是苛刻纤细。近来对赶集的老人和小民穷汉都要抽税，卖鸡鸭的、卖笤帚的、摆布摊的、挑担子的，无不抽税。卖油的行业，店铺要交税，油也要交税；杀猪宰牛的，活的牲口要上税，杀死以后还要上税。税务部门以此作为科敛的对象，巡税官员以此作为掠夺的工具。这种作法，好比在针尖上削铁，能得到多少呢？一棵树上层层扒皮，这树还能活吗？如此刻剥贫民，和盗贼抢夺有什么不同？况且收税原本没有一定数目，交纳的税钱也不会全交给官府，这等于割众家的肉，安在自己的身上，天灾人祸能不发生吗？

本院原有禁约，但有违犯，定行拿问追赃，你们不要后悔。唉！有关主管部门如果清廉，管束防范下级收税官就不会没有方法，不然课税、巡拣之人都会借机自肥。你们能得到多少呢？恶名都背在自己身上，难道可以不慎重行事吗！

司狱官之职

监中人犯，多非良民，纵是徒罪充军，那非违条犯法？况颈上长枷，更是重刑；但系强贼，尤为死鬼。朝思暮想，只求撞网脱笼；得便乘机，便要劫囚反狱。司狱官若肯用心关防，无缝锁锁

监狱中的犯人，大多不是良民，纵然是犯了罪作劳役的徒行或充军的刑罚，那个不是违犯了法律呢？况且颈上加上长枷，更是重刑，那些强盗，大多死刑。这些人朝思暮想的，只想撞脱牢笼，一旦遇到机会，就要劫囚反狱。司狱官如果肯于用心防范，用无缝锁锁住镣头，白天不必连

在镣头，白日不消带肘；密棍柙住手脚，夜间更须轮防。纵在荒坡野地，岂能插翅腾空？况监狱门户重重，乃重犯脱逃，往往狱官吏禁疏慢之罪，百口何辞？至于囚犯发解出门，州县官吏昧目昏心，全不坚牢镣锁，又不拣选兵夫严加申谕。夫囚犯怀百计脱死之心，解夫无一念防奸之意，力倦心慵，情熟志懈，忽然逃走，尽坐受赃。疏虞失守，解夫固难辞罪。然卖放罪囚，与囚同罪。解夫岂不习闻？安肯以三五钱银替人死罪？彼久囚穷困，又安得许多财物买求性命哉？当发解之时，松羁绊之计，狱官吏禁不能逃其责矣。

至于牢头狱霸，行暴殴人，当衣夺食，放钱卖饭。或囚饭入门而本囚未得入口，或囚粮到狱而本囚不得沾恩。秽污不肯扫除，病疾不报调理。忍寒受热，叫号不彻于公堂；抱屈含冤，心事难白于官府。女监纵吏卒奸淫，轻犯将重柙凌虐。如此作官，必有天祸。明理者知监仓乃阴德之地，狱官乃方便之人。轻犯存哀矜之心，时加体悉；重犯严关防之法，不肯凌虐。斯为称职，而子孙享其余庆矣。

手肘也锁上；用棍密柙住手脚，夜间加紧巡逻防守，即使在荒山野地，难道能插翅腾空飞走？况且监狱围墙门户重重，重犯如果脱逃，往往是狱官禁卒疏忽大意造成的，还有什么可辩白的呢？至于囚犯发解出门，州县官吏神昏心怠，既不把镣锁锁牢，又不选择好押送的兵士严加申谕。那些囚犯有千方百计逃脱之心，而解夫却没有一点防范之意，力倦心懒，情熟意懈，囚犯忽然逃走，解夫被判受赃之罪。粗心大意失于防守，解夫固然难逃罪责；但收受贿赂放走罪囚，按法律与罪囚判处同样处罚，解夫难道不知道这条律令吗？怎肯因三五钱银子就去为罪囚赴死呢？况且囚犯久囚监狱，又哪里有许多财物买通解夫来逃命呢？因此在发解的时候，狱官吏禁松懈不备，就不能逃脱罪责了。

至于牢头狱霸，行暴打人，当衣夺食，放钱买饭。或有囚饭入门而犯人吃不到，囚粮到狱而囚犯得不到。狱中脏臭污秽不肯扫除，囚犯生病不报告调理。囚犯忍寒受热，叫屈声不能传达到公堂；囚犯抱屈含冤，冤情不能传达到官府。女监纵容狱卒奸淫，轻犯加重枷凌虐。如此做官，必有天祸。明理的人应当知道，当监仓官是积阴德的地方，司狱官是方便人的人。对轻犯要存有哀怜之心，时加体悉；对重犯要严加防范，不要凌虐。这样才算称职，子孙才能享其余庆。

库官之职

库官吏之弊有三：重收以苦纳户，轻放以苦支人，暗盗以亏

库官库吏有三种弊病：收的分量重苦了纳户，发放时分量轻苦了支取人，暗中偷盗亏了公家的库藏。岂不知大户解官也有苦处，征收的时

公币。岂知大户解官亦有苦处，征收之时，贪官视为财主，又料其多收，巧立名色，杂取重派。倾销之时，当堂拆封，先扣火耗，入诸私囊。脚价添搭，铺垫打点，一切不管。及至发解之时，却又轻轻扶捏天平，每百两常轻三二两。大户解官遥望叹息，何敢近前一看？及到交纳之处，千巧百伪，务在多压。当事者佯为不知，或伪出公言，不知秤兑。官吏熟知其心，已暗笑之。故收受时，打点重则收轻，打点轻则收重。出放时，打点重则折少，打点轻则折多。甚者打点不到，见三五次不收，候十数日不放。当事者坐轿出入，茫然无见；伺候者道傍号呼，裹尔不闻。如此下情，似当念及。且收放重轻，关系甚大。我平收，则在下者不得借口，而万姓省一分半分之财；我重收，则在下者幸其有名，而万姓多加二加三之费。我得几何？而大家所得者皆我之财；彼罪几何？而众人剥削者皆我之罪。且我既借左右以行私，左右亦借我以请托。非分之恩，只得从其所欲；难开之例，无能拒其所求。法尽废，令难行，职此之故。至于库官库吏侵盗官银，倘若无所狎昵，何敢遽蒙邪念？皆缘在下者借公币以奉承，在上者借公名以支取，黏带含糊，乘机作弊。倘官若廉正，则关检自严，左右自畏，安敢行私？

候，贪官把他看作财主，又料想解官会多收，贪官即巧立名目，杂取重派。到倾销的时候，当堂拆封，先扣掉火耗，装入私囊。至于脚钱和铺垫打点的费用，一切不管。等到发解的时候，却又轻轻地扶动一下天平，每百两银子常常轻了三、二两。大户解官在远处看到这种情况只能叹息，哪敢近前去看！到了交银的地方，千巧百伪，务在将银两的重量压低。当事人还装作不知，或假说一些公正的话，不加秤兑。官吏已熟知这些情况，只在心中暗笑而已。因此，收受的时候，打点的礼重收的银两则少，打点的礼轻收的银两则多。出放时，打点的礼重则折耗少，打点的礼轻则折耗多。甚至有的因打点不到，去了三、五次不收，等候数十日不放。管事的人坐轿出入，浑如不见；等候的人道旁呼叫，充耳不闻。这样的情况，应当想到。况且收放的重轻，关系重大。收银官平收，下级官吏则找不到借口，而万民百姓会省下一分半分之财；收银官重收，下级官吏想捞名声，万民百姓就会多加二、三分的费用。收银官能得到多少呢？但大家得到的都是从我这儿取得的钱财；得到钱财的人有多大的罪呢？但众人能够剥削百姓都是我的罪过。况且我依靠身边的人来行私，身边的人也依靠我来请托。他要求的非分恩惠，只好去满足；难以开启的先例，也无法拒绝其请求。法令废除，命令难行，就是这个缘故。至于库官库吏侵盗官银，假若这些人与主管官吏没有私人交情，怎敢蒙发这种邪念？都因在下位的人用公款来奉承上级，在上位的人借公家的名义来支取公款，黏带含糊，乘机作弊。假如为官廉正，管理自然严密，身边的人自然害怕，哪敢行私？

向见一府收银，堂下多树木桩，系以横绳。解户投到公文，即时堂下伺候。各将银囊搭挂桩头绳上，挨名点近天平制签，唤吏监兑，听令解户自合天平，自敲针管。监吏报足，便令收封。如两有争，亲下审视。一面即填库收，一面即押印信，秤兑既毕，当时领文。至于出放钱粮，亦令解人自兑。彼库官吏虽怨而无辞，群小欲希恩而不敢，衙门之内，凛凛风生。故曰“廉生威”。正大者必光明，光明则吐气扬眉，令行禁止，何利不兴而何害不除？余因论库官，而有感于二十年来所见，以告凡有出纳之责者。

我曾见一官府收银，堂下树了很多木桩，上面系上横绳，解户投到公文，即时在堂下等候，各将装银的囊袋搭挂在桩头绳上，依次点名到天平旁抽签，喊小吏监兑，让解户自己核对天平，自己敲定针管。监吏报告银两分量充足，便下令收起封存。如果两方发生争执，收银官亲自走下去审视。收完后，一面填好库收单，一面打上印信，秤兑完毕，当堂领回执。至于出放钱粮，也让解人自己秤兑。这样做，库官库吏虽有怨言也无法出口，想沾便宜的小人欲沾恩惠也不敢妄动，衙门之内，清风凛凛。因此说“廉生威”。正大的人必然光明，光明则吐气扬眉，令行禁止，何利不兴？何害不除？我因论述库官的事，有感于二十年来所见到的一些现象，把这些告知那些有出纳责任的官吏。

官恩例贡出身

昔者汲黯以父任，霍光以兄任，即今官恩生也。张释之以入赀，卜式以入粟，即今例贡生也。此四公者，人品何如？近世诋以荫得官者为“豢养之子”，以粟拜爵者为“铜臭之夫”，不论作人何如，但以出身相訾，何见之俗也！抑此两人者不自爱耳，藉门户之光，幸冠裳之易，华衣鲜食，佚游宴乐，田宅亭榭是贪，珍异器物是好，安富尊荣，坐销日月，文学政事，漫不留心。及授之政，带富贵气习者，倔强不谙世务，而恣意见以乱官常；念程路无多者，阑革不奋精神，而纵贪婪以违吏议，则谁之咎哉？

汉朝的汲黯因父亲的功绩被授于官职，霍光因哥哥的功绩被授于官职，就是现在的官恩生。张释之因向国家捐资得官，卜式因向国家纳粟得官，就是现在的例贡生。这四个人，人品怎样？近来世人诋毁以荫恩得官的人为“豢养之子”，以捐献粮食得官的为“铜臭之夫”，不管他人品如何，只以出身来蔑视他，见解为何这样粗俗呢？如果这两种出身的人不珍爱自己的名声，凭借家门的荣光，侥幸得官的容易，成天华衣鲜食，到处宴乐游玩，只贪图田宅亭榭，喜好奇珍异物，安富尊荣，消磨岁月，文学政事全不留心。等到交给他政务，带有富贵习气的人，性格倔强，不谙世务，而任己意枉为，扰乱了为官之道；认为前程不大的人，驽弱不奋精神，放纵自己的贪婪欲望而连累到同等出身官吏的评价，这是谁的错误呢？